

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

中国妇女出版社

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

中国妇女出版社

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
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大32开 11.75印张 278千字

1981年12月北京第一版 1990年8月北京第三次印刷

印数：11,501—16,500册

ISBN7—80016—166—8/K·8

定价：5.00元

目 录

五四运动的回忆.....邓颖超(1)

妇女解放问题

女权平议

(一九一七年六月一日).....吴 虞(8)

战后之妇人问题

(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五日).....李大钊(15)

女子解放与家庭改组

(一九一九年八月十日).....张慰慈(21)

妇女解放与 Democracy

(一九一九年十月).....李大钊(26)

何故不许女子平等?

(一九一九年十月).....黄日葵(28)

第四阶级的妇人运动

(一九一九年十月).....田 汉(32)

女子解放论

(一九一九年十月).....李 达(35)

“急先锋”的女子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五日).....张若名(49)

我们该怎样预备了去谈妇女解放问题

- (一九二〇年二月二日) 沈雁冰 (59)
- 怎样方能使妇女运动有实力
- (一九二〇年六月五日) 沈雁冰 (64)
- 女子解放与改造的商榷
- (一九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 向警予 (68)
- 我想(二)
-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五日) 陈望道 (78)
- 妇女问题与社会主义(在广东女界联合会演说)
- (一九二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陈独秀 (80)
- 《劳动与妇女》发刊大意
- (一九二一年二月九日) 沈玄庐 (84)
- 基督教与妇女
- (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日) 拈 华 (87)
- 五 一
- (一九二一年五月十日) 陆秋心 (91)
- 女权运动的中心应移到第四阶级
-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日) 王剑虹 (93)
- 现代的女权运动
- (一九二二年一月十八日) 李大钊 (85)

伦理、道德、贞操问题

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

(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一日) 陈独秀 (99)

贞操问题

(一九一八年七月十五日) 胡 适 (106)

我之节烈观

(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五日)…………… 鲁 迅(115)

女子人格问题

(一九一九年二月)…………… 叶绍钧(124)

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 李大钊(131)

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

(一九二〇年一月一日)…………… 李大钊(148)

说 孝

(一九二〇年一月四日)…………… 吴 虞(155)

妇女和孔子

(一九二〇年一月十五日)…………… 汤济苍(160)

从七出上来看中国妇女的地位

(一九二二年四月一日)…………… 瑟 庐(162)

男女社交公开问题

男女社交公开

(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五日)…………… 杨潮声(173)

男女交际问题杂感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 徐彦之(176)

男女社交公开问题管见

(一九二〇年二月五日)…………… 沈雁冰(181)

男女社交应该怎样解决

(一九二一年九月十四日)…………… 李汉俊(185)

再论男女社交问题

(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沈雁冰(190)

婚姻、家庭问题

结婚问题之研究

(一九一七年七月十五日)……………恽代英(195)

随感录四十

(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五日)……………鲁迅(200)

关于赵女士自刎以后的言论(选登)(一)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陶毅(202)

关于赵女士自刎以后的言论(选登)(二)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仲明(204)

〔附〕赵五贞女士自刎纪实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陈启民(205)

李超传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胡适(209)

李超女士追悼会之演说词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蔡元培(219)

离婚问题

(一九二〇年一月)……………张闻天(221)

新妇女与旧家庭

(一九二〇年一月十五日)……………郭妙然(230)

婚姻自由

(一九二〇年二月五日)……………炳文(233)

婚姻问题的三个时期

(一九二〇年四月十五日)……………陆秋心(236)

婚姻自由和德谟克拉西

(一九二〇年六月十五日)……………陆秋心(242)

家庭改制的研究

(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五日).....沈雁冰(246)·

女子教育问题

开放大学与妇女解放

(一九一九年十月).....周炳琳(257)

我的妇女解放之计划同我个人进行之方法

(一九一九年十月).....邓春兰(259)

北京大学男女共校记

(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五日).....徐彦之(262)

女子教育的三个时期

(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五日).....郭妙然(276)

女子发展的计划(给陶毅的信)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向警予(284)

振兴四川女子教育的浅言

(一九二〇年).....盛绍尧(288)

济南女校的概况

(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五日).....邓恩铭(296)

妇女经济独立和职业问题

女子怎样才能得到经济独立

(一九二一年八月十七日).....李汉俊(301)

提倡独立性的女子职业

(一九二一年八月).....陈问涛(309)

094523

儿童公育问题

儿童公育

(一九一九年一月三十日).....沈兼士(316)

驳杨效春“非儿童公育”

(一九二〇年四月八日).....恽代英(321)

儿童公育和会食

(一九二〇年八月十日).....汤济苍(327)

人口问题

随感录二十五

(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五日).....鲁迅(330)

避孕问题之研究

(一九二〇年五月五日).....邵飘萍(332)

产儿制限与中国

(一九二二年六月).....瑟庐(340)

废娼问题

废娼问题

(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七日).....李大钊(347)

废娼运动管见

(一九二〇年八月五日).....李三无(350)

其它

解放婢女议

(一九二〇年一月五日).....胡怀琛(359)

女子当废除装饰

(一九二〇年四月五日).....胡怀琛(363)

五四运动的回忆*

邓颖超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我才十六岁，正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念书。今天谈起三十年前的往事，由于三十年不算短的时间和革命的曲折复杂经历，已经冲淡了我的许多记忆，现在仅就我能记得的谈谈：

那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发动示威，要求“惩办卖国贼”、“拒签凡尔赛和约”，学生们在激忿中发生了火烧赵家楼，怒打卖国贼的事件。次日消息传到天津，震动了天津各校的同学，纷纷议论，立即响应北京同学的爱国运动，在七日天津学生就举行了示威，很快地组成了“天津学生联合会”，和以女学校同学为主的“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随后又成立了“天津各界救国联合会”。当时我们只凭单纯的爱国热情，喊出的口号除了前面的两个以外，还有“取消二十一条”、“收回青岛”、“抵制日货”、“提倡国货”、“不做亡国奴”等等。当时北洋军阀政府对学生的爱国运动采取镇压的政策，用警察、刺刀、子弹、水龙扫射、殴打以至逮捕等各种办法压迫学生。我们在斗争中锻炼，逐渐提高了觉悟。又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新思潮新文化正很快地涌入古老的中国，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也开始在中国青年中起了影响，这就给了五四运动以新的进步因素，使之向

* 这篇文章是邓颖超同志 1949 年写的，原载东北大学编的《“五四”纪念文辑》，转载于《中国妇女》1959 年第 9 期。这次发表时，作者又在 1959 年稿上，作了个别修改。

前发展。

五四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本身是反帝反封建的性质，但当时，在我们的思想上还没有弄明确。直到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才明确地指出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我们的认识也才逐渐地明确起来。五四时，我们也不知道“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结合”，只知道列宁是苏联革命的导师，他是要为被压迫的工人和农民谋解放而已，不过我们当时的确也有一种自发的直觉认识，要救国需要冲破学生的圈子，救国不能单靠学生，必须要“唤醒同胞”。所以，我们很重视宣传工作，组织了许多讲演队。我当时就担任着“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和“学生联合会”的讲演部长。我们的讲演队定期地经常地到各处讲演。在初期，女学生因受社会封建习俗的束缚，还不能和男学生一样地出现在街头讲演，而是限于在市内各宣讲所、民教馆，以及公共集会的场合。每次听讲的人都很多，我们讲的是要大家起来齐心救国，要达到惩办卖国贼的目的；讲述朝鲜亡国后当亡国奴的惨痛，我们应有爱国开会的自由，抗议当时北洋政府对学生的迫害等等。我们讲的人，有时声泪俱下，听的人也很受感动。另外我们还作家庭访问，常到比较偏僻的地区和贫民区，挨家宣传。有的人家对我们很热情接待，有的人家就把大门一关，拒我们于门外。但我们碰了钉子一点不灰心，还是挨家敲门访问。记得那年暑假期内，有一次出发去天津西头讲演，回来时赶上倾盆大雨，每个人淋得和水鸡子一样，但同学们一点也不泄气，下次还是按时照样去干。另一方面，我们也很重视文字的宣传和报纸的作用，由“天津学生联合会”出版了三日刊的《学生联合会报》，后来改为对开一大张的日报，和现在《人民日报》的篇幅一样大。每期销到二万份以上，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这个报的主编人就是周恩来同志。“女界爱国同志会”也出版了一个周刊。这两个报纸报道着当时国内外的时事消息和全

国各地的学生爱国运动消息及反压迫的斗争，还有社论和政治性的论文及文艺作品等等。

关于五四运动中，学生要求民主和科学的具体事实，我只能从当时天津一个地方的情况和我所活动的一个角度上举几个例子：

由于反动的北洋政府，对外媚日，对内袒护国贼，不断地压迫学生，我们没有爱国的自由。当时我们最迫切的民主要求就是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等民主权利。我们为此遭受过多次的压迫，也作了多次的斗争。例如五四运动那年的十月十日，由天津各界救国联合会召开天津全市市民大会，继续坚持惩办卖国贼，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加紧抵制日货，举行游行示威。在事前我们已经风闻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外号叫杨梆子）准备以武装解散我们的集会，阻止我们的游行。但我们毫不恐慌害怕，我们也作了应付武装警察的准备。会场的布置和队伍的排列是把市民们站在主席台的周围，然后把有组织的学生站在市民的外围，又把女学生站在最前列，准备被武装包围时先由女学生冲出重围。另一方面，我们每个人拿的旗子，都是用专买来的坚固竹竿制成的，准备把竹竿作为事变发生时斗争的武器。在预定开会时间以前，市民和学生的队伍大群大群地向南开广场集合起来。果然不出我们的预料，警察们大批出动，拿着上了刺刀的长枪，把我们整个的会场包围起来了。我们仍按开会的秩序进行，直到游行示威开始时，我们就和武装警察发生了冲突，首先我们学生向前冲，一面冲一面向他们宣传呼喊：“警察也应该爱国”、“不要打爱国学生”，同时因为他们已经动武，用枪托殴打我们，很多同学挨了打，有的眼镜也被打破了，于是我们也就挥动手上的竹竿抵抗，并用竹竿把他们的帽子掀掉地上。当他们弯腰去拾帽子的时候，我们就乘这空隙向前冲。正在搏斗紧急的关头，来了一支外援的队伍——恰巧学联的汽车宣

传队开到会场，里外夹攻就打开了一个缺口，大队跟着汽车冲了出去，于是环城示威游行，直到警察厅质问杨以德，向他提出抗议，一直坚持到第二天黎明才散。这次事件激起了女同学极大的忿慨，于是不再管封建习俗的限制，第二天就走向街头，不顾一切，到处举行街头露天讲演，控诉杨以德对于学生的迫害。

在十月十日事件以后，压迫愈来愈紧，过了一个多月，“天津各界救国联合会”被查封，马千里、马骏等二十四个领导人被逮捕。紧接着天津学生联合会被查封，我们不能公开活动了，于是就转入租界，在一个同学家里借了一间小屋继续办公，坚持斗争。在十二月中，为了要求启封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学生会，释放被捕代表，发动了全天津同学的大请愿，包围省政府，要求当时的省长曹锐出来答复，但他避不见面。我们推举代表去见他，而省府大门早已紧紧关闭，大批军警护卫，不准代表进去。我们的代表——周恩来、郭隆真(女)、于方舟等四人，就从大门底下的门坎洞里钻了进去，一进去就挨了打，被逮捕了，外面的学生大队更加气忿，坚持不走，直到半夜，反动的省政府又拿出最后的手段，用刺刀、枪托、水龙来武力镇压，驱散了学生，演出了流血惨剧，很多同学挨打受伤，头破血流，重伤的送入医院。从此我们更认识了反动政府的狰狞面目，认识了爱国自由和民主权利，决不是不经过斗争和流血，就能轻易得到的。在五四运动的第二年，也就是运动的后期，我们的工作重心转入了反对非法逮捕，营救代表，要求把拘押的代表转送法院公开审判，争取舆论的援助，一直到夏天，先后被捕的代表二十八人才全体得到释放。

我们不但在校外受反动政府当局的压迫，在校内也受校长教员的压迫，禁止我们出校活动，参加会议。例如在一九二〇年的五月七日，我们女师同学为了参加五七国耻纪念大会，与学校当局发生了冲突，虽然终于冲出去开了大会，但回到学校时，校中已挂出

牌示，竟公布将全校二百多同学全数开除学籍。我们气极了，但是一点也不恐慌害怕，决不屈服，大家一致废寝忘食，连夜收拾行李，全体搬出学校，但学校当局反关起大门不准我们搬走，把电话室也封锁起来，全校骚动，闹了一整夜，到第二天清早，还是全体坚决搬出了学校。我们避开警察的监视，到校外种植园一带去召开会议，斗争坚持了一个星期，终于在家长和社会舆论的支持下，迫使学校当局收回成命，先收回了开除我们的牌示，然后我们全体同学才胜利回校。

我们当时，虽然还不知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是有满腔的爱国热情，为了救国，为了民族的独立，为了争取民主自由反对封建势力，有勇于牺牲一切，在所不计的革命精神。

随着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同时掀起了妇女解放运动，这也是五四的民主运动中一个主要内容，提出了“男女平等”、“反对包办婚姻”、要求“社交公开”、“恋爱自由”、“婚姻自由”、“大学开女禁”、“各机关开放任用女职员”等。在天津首先是把男女同学分别组织的学生联合会合并，共同工作。这件事在起初也是遇到了阻力的，女同学中也有不赞成的，有顾虑社会舆论不同情的，有怕合并后被人说男女混杂闹笑话的，但男女同学中的进步积极分子终于冲破了这些阻碍勇敢地实行合并，并收到良好效果。当时男女同学间的相处都是极其自然坦白的，工作上互相尊重平等的，大家一心一意忙着救国，忙斗争，在工作上竞赛，女同学不肯后人，女同学中的积极分子明白自己要作开路的人，就不能貽笑社会，挡住了后来人的路，一定要好好干，作出一个榜样来。在当时男同学中的积极分子，受了新思潮洪流的激荡，重男轻女的思想也被大大打破了，对女同学都很尊重。在工作的责任上，都是平等担任，学联合会各部门的负责人，有一个男同学也必定有一个女同学，学联合会评议部的主席也是男女各一。天津女师的同学，当时在学联合会中的地位和

作用，是和南开同学一样有决定性的。当时北京男女学联合的合并晚于天津的学联。他们很羡慕我们天津学联的合并和我们工作的良好表现。那时阻止北京男女学联合并最顽固的分子，就是当时女师大学生会的控制者陶玄，后来她投靠了反动的国民党。

由于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和新思潮的输入中国，随着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新文化运动愈加蓬勃发展起来，这是五四“科学”口号下的主要内容。在北京出版的《新青年》、《少年中国》、《新潮》等刊物，被很多同学所喜欢阅读。为了加强我们对新文化的学习，由天津学生联合会于每周举行学术讲演会，请北京先进的教授如李大钊同志等到天津讲演，反对文言，反对八股，提倡用白话文，学习白话文和标点符号的用法。这些事在今天看起来，是很平常无足道的，但是在那时，这些事却是极新鲜重要的事情。在五四那年的夏末，我们男女同学中比较进步的积极分子二十多人，感觉需要一个比学联的组织更严密一点的团体，更能作一些科学和新思潮的研究，就组织了个小团体——“觉悟社”。这团体的社员常在一起谈论研究一些新思潮。那时我是年纪最小的一个，不常参加正规的讨论，但常听到比我年长的男女社员们谈论着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大家都还没有一定的信仰，也不懂得共产主义，只听说最理想的社会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只知道有列宁，苏联十月革命成功了，只知道他们的革命是把多数被压迫者解放了，要实现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引起了我们的同情和对十月革命的憧憬。那时，我们还得不到这类问题的单行本读物啊！“觉悟社”的生命不很长，只有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在前面提到的包围省政府惨案发生以后，一部分社员被捕入狱（如马骏、周恩来等），一部分社员在学校毕业后分散各地，剩下的少数人也因为环境恶劣不能作什么活动。到了一九二〇年的夏天，一部分社员（如周恩来、郭隆真）出狱后和刘清扬等，很快到法国去勤工俭学，

我和其他社员也从学校毕业分到各地工作，我们的小团体，也就不存在了。但是我们还经常来往，有的通信联络。在一九二〇年有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改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一年有了中国共产党以后，我们二十多个社员中有半数以上的人都先后加入了党或团，有的还成为党或团的某些地方组织的第一批成员。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在一九二四年初成立的，后又成立了党的组织。这时我们已经明确地知道了什么是无产阶级，要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奋斗，确定了我们的信仰和奋斗的目标是共产主义。

“觉悟社”的二十几个社员，三十年来，变化很大，有的人早作了革命的逃兵，有的人只图个人的安逸已不问政治，有的人已堕落到反动的国民党营垒中去了。但是有的人一直坚持革命，奋斗到现在。有的人是站在光荣的共产党员的岗位上英勇牺牲了，郭隆真同志（回族，后改名郭林一），于一九三一年在青岛被捕，解往济南被韩复榘杀害。她在临刑时，高呼口号，唱《国际歌》，英勇就义。还有天津另一个先进学生小团体的社员于方舟同志，在土地革命时期领导玉田暴动后牺牲。提起他们不禁引起了我对他们和无数革命烈士们的哀思和敬意，也充满着对敌人的仇恨，我们一定要踏着革命烈士的血迹前进。中国的青年，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的革命精神前进，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们一定能够完成五四运动所开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胜利地前进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过渡到共产主义。

女权平议*

(一九一七年六月一日)

吴 虞

欧洲自卢梭，福禄特尔，穆勒约翰，斯宾塞尔诸鸿哲提倡女权，男女渐归平等。美洲男女同校，自小学至于大学，学科一律；女子之成绩，反优于男子。立法，司法，行政，女子皆得为之。纽约一府，女子之为官吏者且数千人，而发明家尤以妇女居其多数；美洲人至有“男子末路”之叹，此次大战争，妇女起而同男子服务于国家社会者，尤卓著于世界，其运动参政权风潮之激烈，更非吾国议员所敢几其毫末；报章所载，昭布耳目，非空言也。夫谓女子二千年来受儒教之毒，压抑束缚，蔽聪塞明，无学问，无能力，现在不可与欧美并论，即起而行使无意识之女权，尚可言也。若漫不加察，指主张女权者为谰言，而必谓女子学问不可造，能力不可复，则妄矣。今谓革命二字，惟政治与种族上可言，家庭与道德上则不可言，而言女权革命为尤甚。吾试问家庭不可改革，则今之家族主义，能永久保持不改入个人主义乎？今之大家庭主义，能永久保持不改入小家庭主义乎？恐言者不敢坚也。道德不可改革，则历史忠臣之义，不见于共和，一夫一妻之制，特著于新刑律；言者又将何以解？按《革卦疏》云：“革者，改变之名也。此卦名改制革命，故名革。已日乃孚者，夫民情可与习常，难与适变；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故革命之

* 吴虞这篇文章是用他妻子吴曾兰的名义发表的。